

# 南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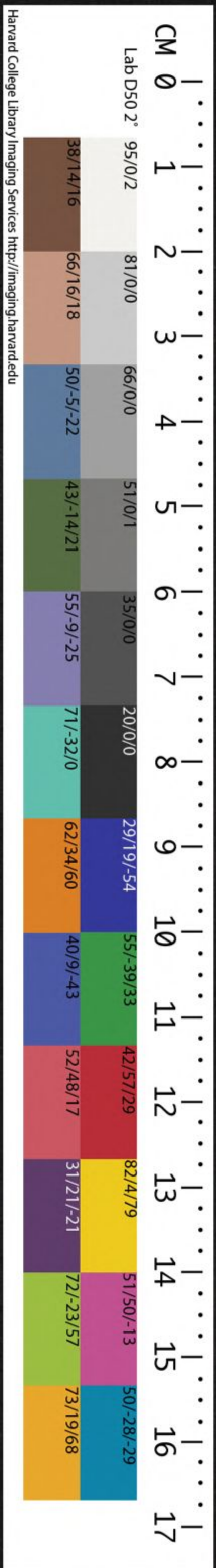
## 卷三十三之三十九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174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  
嘉世為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  
曇首右光祿夫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



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

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



論者稱之徒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旣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



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  
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  
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  
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  
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  
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通塞雖異  
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秦始之初八表同逆一  
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  
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  
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

朝超升政自小難秦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  
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  
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  
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  
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秦始中建策伐吳至  
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  
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  
未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  
被棄年世踈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  
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



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摠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

雅器也大明中卽以宣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卽義泐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謔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塵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



勤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處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寬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僧處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敗尚多遺失

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處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合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處賭書畢謂僧處曰誰爲第一僧處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處古迹十一表就求能



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表中所無者吳太皇帝景帝  
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  
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  
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  
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  
卽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竝會客有相之者云僧  
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  
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  
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  
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  
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  
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  
毀之未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  
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  
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  
謚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  
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廡右軍叔過江之  
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



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  
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騮前庾征西翼  
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  
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  
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章誕鍾會  
二衛竝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  
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邾悒章草亞於右軍邾嘉賓草亞  
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  
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望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

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充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  
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  
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晔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  
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  
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  
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  
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勤好文章讀范滂傳  
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  
頌兄志謂之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



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  
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  
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  
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  
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  
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  
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  
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  
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  
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素

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  
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  
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  
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  
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  
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  
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  
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  
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  
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



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

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胷懷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



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祿朝野皆

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卽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



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既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

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辨飡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



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子  
克蒼梧世正貞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克弟允永明中安  
西功曹滂通殺人伏法允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  
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塢所奏  
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  
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  
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說者旣異今  
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屈已  
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  
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  
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燮理三石思旻廉  
靜自絕風埃遊心文繫物允清才



南齊書卷三十三終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謙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閒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

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竝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卽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



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  
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  
民僞已還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竝深明治  
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  
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  
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陰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  
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  
源啓景之切患以何科美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  
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  
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

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  
道脩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  
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  
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  
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愈  
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  
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  
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  
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旣久今建元元  
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



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  
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  
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  
分殆無一焉勳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  
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  
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  
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旣衆舉卹爲祿實潤甚  
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  
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  
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

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軍  
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  
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  
浦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  
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  
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  
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  
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  
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  
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



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豐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僇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書

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其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降慶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天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



宮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  
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  
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丘墓以此  
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省表許之玩之好臧否宋末王  
儉舉員外郎孔暹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竝恨之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歸家起大宅  
數年卒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  
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暹字世遠玩之同  
郡人好典故學與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太  
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暹嘗謀議帷幙每及

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  
有臣也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呼孔暹何憲爲王儉  
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  
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員郎父超九真太守  
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國常侍好學諳  
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  
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  
欽爲羅縣太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  
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



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  
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  
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  
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  
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  
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  
右丞榮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  
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  
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  
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

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  
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  
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  
還爲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  
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遷諮議司馬  
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  
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  
府鎮益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  
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  
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



弱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歛手豪右屏氣乃遣  
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  
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唇武人厲其鬣吻怨之所  
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  
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  
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  
誚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情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  
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萃欣受  
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  
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

軍卒年五十四

沈冲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  
陵太守冲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  
有文名冲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  
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  
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  
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  
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  
啓明帝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  
徽中出爲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



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沖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沖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淵竝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

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儻白憶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彖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諡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



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葑藟蕒生葑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員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入儉府爲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卽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

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救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徵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夫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曆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



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  
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謚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萬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  
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謚爲迎主簿又爲  
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  
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謚  
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卽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  
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謚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  
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  
室參軍正員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

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  
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  
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謚與太子右  
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  
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川內史還  
爲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  
觀也遷黃門轉正員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  
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暉爲  
會稽以謚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  
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謚相遇於宋明之世欲



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  
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  
如故諡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  
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  
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諡爲  
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諡少貧嘗自紡績  
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鷄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  
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  
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  
名薄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  
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  
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文  
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  
難豈直遠在周世哉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臥南湘冲獲時  
譽杲信珪璋諡惟舊序並用興王



南齊書卷三十四終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敕重校刊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王嶷謝貴嬪生臨川  
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生  
安成恭王暘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鉞袁修容生  
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



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  
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  
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  
著作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  
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  
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竝不拜仍  
爲假節都總管雍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兗州刺史  
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  
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

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暉暉鑿鑿竝爲開國縣  
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  
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  
荊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  
章王嶷旣留鎮陝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  
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  
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重足以奉  
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荆湘  
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



征西永興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員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晉謀反兄弟竝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反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繳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阼晃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



侍中護軍將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  
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  
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  
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  
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  
武飾罷徐州還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  
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  
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念先朝  
念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誠世祖曰宋  
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  
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  
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  
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  
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  
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世祖  
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桔槔上令左右數人  
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  
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  
嘗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諡曰威  
武陵昭王暉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



淮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故畢見愛初除  
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畢剛顏雋出工奕棊與諸王共  
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  
作中最高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  
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  
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即位進號  
左將軍入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  
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竝如故畢無寵於世祖未  
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  
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  
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  
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  
林賭射上敕畢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  
於御席上舉酒勸畢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  
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畢方出外  
鎮求畢宅給諸王子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  
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籤  
趙渥之啟畢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  
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



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  
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令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  
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  
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薦襦於畢畢曰我與乞人亦復  
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棗中菘菜鮓魚而  
已又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令常侍  
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  
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給鼓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  
孫未立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

則應在太孫鬱林旣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  
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劔二十  
八人

安成恭王暕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  
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  
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  
虜將軍明年爲左衛將軍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  
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南徐州  
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暕性清和  
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州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南安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鏘謂之曰公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少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惟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於鏘勸鏘入宮



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藩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遷太常以下原本缺半頁

賜尋遷左衛將軍不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遷騎問疾相繼爲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宣頴太祖第十三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八  
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  
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  
書監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諫責左右  
不爲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  
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以手擊  
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爲散騎  
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爲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  
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  
將湘州刺史使以此賞銳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  
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  
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  
下獄誅

宜都王鑿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  
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  
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  
馬桓溫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  
自往修復纖毫不犯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  
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銖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



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叅論之論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旣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皇王託體同秉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擬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勢疎親中



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  
衡寡以制衆宗族纖滅一至於此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一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  
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甚同歸謹救

南齊書卷三十五終

列傳第十六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救重校刊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  
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  
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



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竒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竒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

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旣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嘔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罔何曇秀十人竝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



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跌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諂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象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

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與爲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竝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愆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己彰宜附常准超



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傲之疊  
累朝兼觸剗容掃輒久理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宣慈  
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  
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置毒於京輔之門揚  
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剪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  
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勒外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  
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俊之奏  
曰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  
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

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  
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囂辭犯  
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  
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袁  
彖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彖之由尋超宗植性  
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  
罰未塞讐而稱怨枉形於言貌協附姦邪疑間勲烈構  
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  
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疊戾殊常者皆命議  
親奏以彰深讐况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



而文止黃案沈浮牙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  
彖才識疎淺職幹無聞憑威昇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己  
厲情少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  
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  
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治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  
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  
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  
等竝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讐伏  
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  
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  
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教內史  
虞宗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  
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  
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辨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數太宰  
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  
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  
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彞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  
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  
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



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  
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  
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  
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  
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  
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儀僕著連珠十五首以  
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  
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成周  
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鼗懷

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  
之臣借湯武而降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  
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  
特爲邵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  
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  
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  
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  
南之器哭蓋聞百仞之堂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  
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  
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



不苟肉食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智出乎  
身理無或因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  
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  
士逢諛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  
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  
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魚  
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  
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  
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  
於人情微則著故鐘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

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  
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  
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  
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於聰非疾響  
所握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  
耳朗夜之輝不開蒙矇瞶之目有以祥連珠啟上者上  
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  
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  
縱言自若厥兄浮觀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  
致其輕絕孤舟賈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



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  
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  
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  
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  
未至鵠頭其夜遭劫內人竝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  
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救祥曰卿素無賴行  
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  
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益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  
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  
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俊革如此所聞轉更增  
甚誼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  
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  
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  
思讐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被問  
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  
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  
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  
竝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宇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  
澤廣筵華晏必參末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  
豈不識恩有何願望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事四王



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  
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  
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  
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眄議日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  
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啟囚以天日懸  
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  
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  
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  
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  
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  
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  
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  
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修削爵後爲羽林監九  
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  
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以泥洹舉送  
葬劉墓爲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  
知情深在物無競聲名之外一概可蔑旣徇斯道其弊  
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己故  
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  
九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芳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  
典放流南濱

南齊書卷三十六終

列傳第十七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到攜

劉悛

虞棕

胡諧之

到攜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



度驃騎從事中郎擢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擢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擢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擢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擢罪付廷尉將殺之擢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擢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

除擢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竝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擢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道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道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擢惶懼詣太祖謝卽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卽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



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攜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攜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眈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攜侍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攜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

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詒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俊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愨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



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  
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  
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  
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  
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俊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  
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  
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儻出謁至是又  
出謁俊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  
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

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  
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俊割  
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  
勔善書譬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  
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撤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  
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摠  
衆軍出頓玄武湖俊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俊  
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  
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  
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



益城上表西討求俊自代世祖旣不行俊除黃門郎行  
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  
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  
祖自尋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  
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太祖  
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  
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  
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  
廢大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曰君昨直耶俊答曰僕  
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

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  
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  
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荅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  
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  
祖卽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  
帶南兗州以俊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  
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劭討殷琰  
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俊步道從壽陽  
之鎮過劭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  
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俊設計購誘之虜缺州刺史



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俊於州治  
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甒函山銅罍罇銅豆鍾各  
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  
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  
俊至夜乃去後俊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  
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  
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比交州緣  
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  
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俊

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  
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  
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惺曰糴  
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  
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  
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  
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  
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  
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  
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



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劾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澠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澠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澠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旣均遠

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



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俊旣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宴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俊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啟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

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俊以本官假節出鎮灑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旣盛俊又以本官出屯新亭俊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諡曰敬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棕東出奔



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棕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棕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謚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棕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棕善爲

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棕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棕曰恨無黃領雁何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棕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上以棕布衣之舊從容謂棕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棕求扁米糲棕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



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  
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綜竊歎曰王徐  
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  
明帝立綜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宴賚廢立事示  
綜以綜舊人引參佐命綜謂宴曰主上聖明公卿勳力  
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  
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綜稱疾篤還東上  
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典運荷竊稠私徒越  
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  
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

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  
常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綜性敦實與人知識必  
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袁矢志不仕  
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  
人攻郡殺靈寶袁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  
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  
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  
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  
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



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爲比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

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謨之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塵何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無長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棕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



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肅  
史臣曰送錢嬴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  
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  
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實朝  
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終

列傳第十八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蕭景先

蕭赤斧子頴甫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  
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  
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



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  
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  
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欵暱世祖爲廣興郡  
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  
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  
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  
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  
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  
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  
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

爲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  
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  
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  
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頰跋屯汝南洛州刺  
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  
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  
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  
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  
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



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世祖卽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  
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  
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  
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  
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超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  
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  
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  
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剽蕩可  
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惣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

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鎭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  
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  
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  
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  
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  
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  
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  
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  
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  
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



匹應私仗噐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  
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  
還臺劉家前宅又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  
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  
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  
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  
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  
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  
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噐懷開亮幹局通敏綱繆  
少長義兼勲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

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諡曰忠侯子毅以勲戚子  
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  
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  
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  
所疑忌王晏事敗弁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  
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  
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  
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



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  
謀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  
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  
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  
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  
許改除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  
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於  
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  
陵王冠車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金如  
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校尉

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  
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  
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  
未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  
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加惋惜  
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諡曰懿伯子頴胃襲爵

頴胃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祖謂赤斧曰  
頴胃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



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  
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  
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  
上謂穎胄曰卿文第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  
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  
內文武事得入便殿中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  
年永嘉王昭絜爲南徐州以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  
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  
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胄  
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

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榆牛上慕儉約欲鑄壞  
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  
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  
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  
以穎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  
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  
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  
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卽施行虜亦尋退  
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



兗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穎冑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末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冑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冑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冑或勸同義舉穎冑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賁書與穎冑陳設

其畧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冑以荊州同義舉穎冑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冑穎冑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羣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冑有器局旣唱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加穎冑右將軍都督行留諸



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

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隆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讐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



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  
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  
虎臣竝勲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  
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涓陽追  
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  
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  
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  
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  
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  
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

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踈  
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  
以騁淫濫台輔旣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  
戾窮縱醜惡敗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  
宮女千餘裸服宣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闔肆之  
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群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  
旨規肆狂逾天誘其衷卽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  
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內  
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竭



不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災惑襲月  
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沾危三才莫紀大  
懼我四海之命未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  
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  
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揔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  
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  
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  
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  
主龐勰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國將  
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

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  
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  
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  
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畧等被  
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  
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  
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  
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



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  
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禱  
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  
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  
猷淵肅旣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  
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  
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竝勒驍  
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苦血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  
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心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

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  
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  
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  
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  
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  
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  
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  
仍向湘川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  
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  
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



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卽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進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

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卽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瓚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



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  
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  
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纂奔豫章穎孚靈祐據  
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  
簡進尅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  
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  
彭益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  
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孚  
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纂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  
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

收散卒據西昌謝纂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  
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  
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纂纂復敗走豫  
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  
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  
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  
尹法畧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  
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  
下八月曾休烈蕭瓚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  
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



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瓚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  
王曰公則今沂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曾休烈烏合  
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荊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  
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  
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  
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  
飲酒噉白肉鱠至三升旣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  
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  
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苧過受先  
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

崩惚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  
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  
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遭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末  
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  
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  
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  
勲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  
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  
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  
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祕



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闢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未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戾諸曹並以戚族而爲將相夫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門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南齊書卷三十八終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劉瓛

弟璉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  
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  
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



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金不拜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弁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矣旣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救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摠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暉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爲暉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 二  
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  
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  
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  
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  
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縉纒或  
復賜以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  
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  
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  
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未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

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  
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  
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  
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  
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  
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  
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  
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  
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金不拜瓛姿狀纖



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  
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  
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  
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  
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  
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  
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

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大  
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  
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  
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諡曰貞  
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  
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  
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  
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  
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爲然仲熊歷安西記室  
尚書左丞瓛弟璉



璉字子璆方軌正直宋恭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比中郎行參軍宋恭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逾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恭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充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



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金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赦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

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詈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



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金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龕匏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食之貴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

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



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  
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  
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  
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祕  
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鎮北鎮  
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  
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  
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  
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

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  
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  
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  
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  
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  
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雋神  
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  
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  
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  
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



不可缺謂宜竝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  
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  
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  
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  
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  
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  
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  
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  
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

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  
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  
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  
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  
麋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  
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竝陳  
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  
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  
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  
軟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



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  
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  
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  
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  
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  
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  
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  
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諡  
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

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  
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  
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  
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  
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  
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  
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  
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  
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  
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  
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  
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  
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  
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  
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  
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

爲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  
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  
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  
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  
追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  
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  
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  
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璉居閭  
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三立對朕... 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卷三十九終  
列傳第二十一



